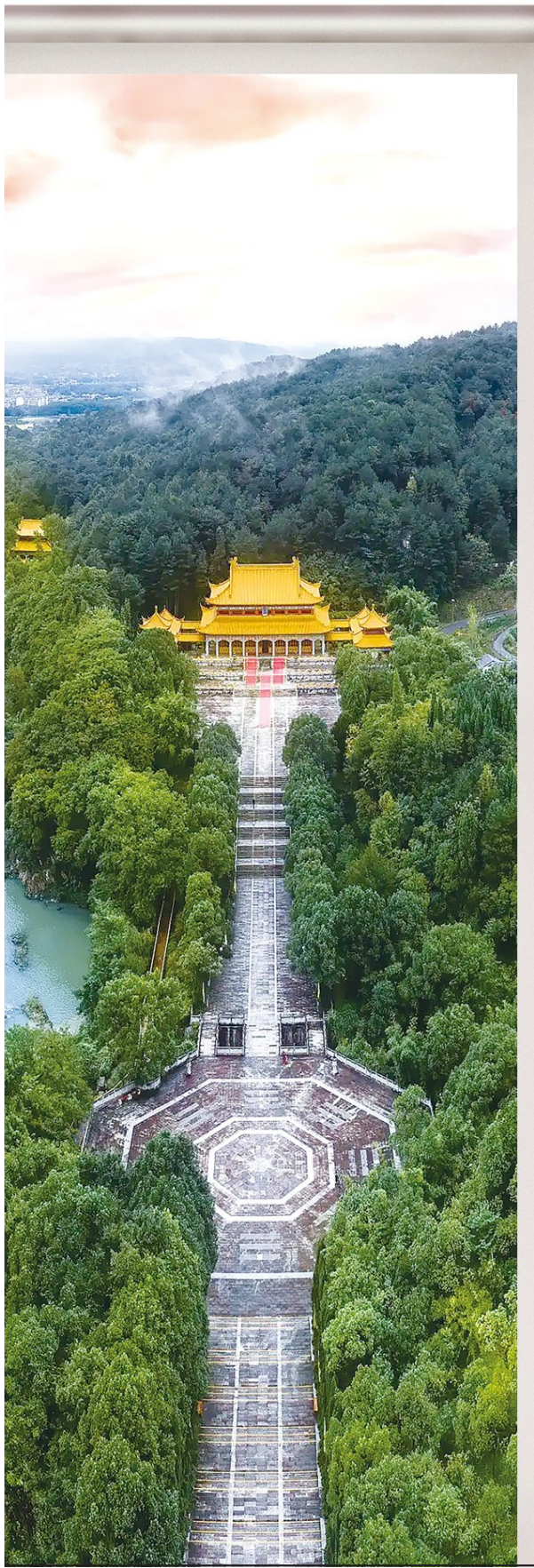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

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炎帝陵建筑群



极富过年仪式感的「打米花」(资料图)



老家的换茶

谭忠诚

许多方言中的物件,要写成文字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就如同翻译外文一样,有些固可以音译,有些就大相径庭了。湘东炎陵、茶陵、安仁一带所称的“换茶”,就是这样。我清楚换茶的原意与零食、茶点相当,就是不知道这两个字是怎样写。直到前不久,我在一个民国初年的出版物上,看到“换茶”一词,竟然是这两个字。原文是一首童歌,歌词是这样的:

月光光,夜光光。婆婆树,洗衣裳。洗得衣裳白如雪,打发哥哥进学堂。学堂远,加笔管。笔管通,加蓬蓬。蓬蓬蓬,加竹笼,竹笼尖,尖公天。天又高,打把刀。刀又快,好切菜。菜又青,买口针。针又突,买只鹿。鹿又走,买只狗狗又花,买只瓜。瓜又圆,买只船。船又漏,好装豆。黄豆发了芽,好与姊妹妹妹做换茶。

童歌的末尾把小孩子的馋劲写得十分到位,豆子发芽了,既然不能作种子用,何不炒着吃了呢?

后来我认真查了查换茶的出处,书上说使用换茶一词的仅限于湖南、江西毗邻地区的湘东和赣西,除此以外,知道这个词的人还真不多。清代江昱所著《潇湘听雨录》里有“换茶”一词,“湘中娶妇之家,三日后,以盐菜蜜果之属馈诸亲友,以供茗饮,名换茶”。这里的“换茶”,指的是婚礼中一种具有礼物性质的食品。而湘东地区所指的换茶,则是零食点心等食品的统称。家里来客人时,主人要先泡一杯茶给客人喝,并拿出自制的食品,用以佐茶。客人将茶放在桌上吃点心,吃完点心再端起茶杯喝茶,这种跟茶轮换着吃的点心就叫做换茶。

我的童年,是在茶陵的乡下度过的,那时候虽然不能说缺衣少食,但是物质还是很缺乏的,吃的东西少之又少。平常人家是不会备着换茶之类的奢侈品的,只是在春节或婚嫁的筵席上,才能过过嘴瘾。有道是“大人望作田,细伢子望过年”,有换茶吃不能不说是孩子们期待过年的理由之一。

茶陵乡下的换茶无非是红薯片、烫皮、花生、爆米花、酥子、蚕豆、黄豆子之类的土货。我印象中蒸花籽是后来才有的,人们在菜土边种上几株向日葵,成熟后晒干留作过年用,因为量少,大概只有初一、初二这两天才有得吃。讲究的人家也会到商店买些糖果、法饼(也写作发饼)等副食品,但对于多数人家来说,那是奢侈品。也有打肿脸装胖子的人家,将一个法饼用碟子装着,摆放在其他换茶的中央,谓之“定碟”,这个“定”字用得不一定很准确,在我们茶陵方言里,带有压的意思。“定碟”虽然摆在桌子上,但是断断不可以吃,偶尔有些不懂事的小屁孩,指着中间的“定碟”嚷嚷,大方点的主人会从里屋再拿出一块,小气点的装作没听见,这样一块法饼可以招待很多批客人。

我童年的时候,年味还是很浓浓的。随着一声“打米花哟——”的吆喝,春节的序幕算是拉开了。爆米花便是换茶品种之一,穷人家也好,富人家也好,家家户户都得备着一些。腊月十几,打米花的匠人就挑着行头走村串户,“砰——砰——”的声音响彻山乡,爆米花的香味时而弥漫开来,沁人心脾。我老家村子大,爆米花的加工通常在一个大厅堂进行,有时候作业通宵

株洲文旅

游神州第一陵炎帝陵

尹小平

陵殿交相辉映,将民族历史文化与山水风光融为一体,气势非凡。

随着涌动的人流,我们跨上台阶,走进午门,但见迎面矗立着玉碑,碑上“炎帝陵”三个大字金光闪闪。正殿外左右蹲伏着汉白玉狮子一对,那是台中市“神农大帝庙”敬奉的。大柱上联语:“未开天统纪我蒸黎炎黄德睿恩千国,药启鸿濛医吾庶众始祖恩光泽万民。”正殿中央的炎帝圣坛两侧,“名垂宇宙、恩泽神州”八个大字熠熠生辉,龛台上端坐的是炎帝的全身塑像。这不是一个峨冠玉带令人望而生畏的帝王,而是一位慈眉善目喜笑颜开的长者。他右手拿着灵芝,左手捧着稻穗,赤足之间的竹筐里,新采的草药仿佛还散发着清香,像是刚刚从山间田野归来,坐在这里稍事休息。

转过正殿,便是墓碑亭。亭是四角攒头式结构,高五米,宽八米,深五米,中置汉白玉墓碑,上刻“炎帝神农氏之墓”七个大字。亭后无路可通,除了墓碑之外,朴素无华,没有任何装饰。抬眼望去,陵墓前钟鼎罗列,香火缭绕。

走进“御碑园”,这里有一廊、一壁、四碑、九鼎四个文化小区。“一廊”即碑廊,宽3.3米,全长84米,前柱后壁,敬放历代名人歌颂炎帝功德,赞美炎陵山水诗词及祭文名篇石碑56块。“一壁”是碑园照壁,全长45米,上有大型石刻壁画《神农功德图》,生动表现了炎帝神农氏十大功绩。壁画还有扩音效果,对着壁面一端发出声音,在另一端可听到扩大数十倍的音响,故也称“神农传音壁”。“四碑”是御祭碑、记事碑、民祭碑、回归碑四块碑的总称,有碑记61块,其中香港、

达旦。这个时候,学校已经放假,闲着没事的孩子们像看大戏样,跟着打米花的围着看热闹。燃烧的火焰在风箱的作用下,明暗更迭,映照在孩子们兴奋的脸上。

米花打好后,接着就是炒换茶了,这道工序一般安排在腊月二十几进行。换茶加工一般为沙炒,将粗沙淘洗干净放入铁锅,滴入几滴茶油,换茶炒熟后装入瓦坛中。春节是个大节日,得有仪式感,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将土产品做成各种各样的式样,比如红薯片,就有蒸、炒、油炸三类。搞集体的日子里,稍有劳动能力的全都要去上工,家里有老婆婆的人家,家里会做出三蒸三晒的红薯片,蘸上芝麻、辣椒粉,软糯可口,滋味尤佳。如有贵宾临门,换茶的制作方式就得升级,由炒薯片、炒烫皮改为油炸薯片、油炸烫皮。由于量少,一般都是临时制作。

炒红薯片是换茶的大宗品种,许是人们平常红薯吃得太多,多数人对这兴趣不大,因此有“正月薯皮嫌,二月薯皮甜,三月薯皮冒,四月薯皮找也找不到”之说,其实是过了正月十五,春节前准备的换茶基本告罄,剩下的红薯片因受潮而软化,口感自然差很多。

茶陵人过年,还有在除夕夜给小孩子荷包里塞换茶的习俗。除了放上几分或一角、两角压岁钱外,还要将米花、烫皮、花生等换茶装满荷包。次日起床后,小孩们伸手就可以吃到东西,预示一年都能吃饱。

时过境迁,如今换茶的内涵已经丰富了许多,可是人们对换茶的兴致却少了许多。往时那浓浓的年味现在越来越淡了,不能不说是个遗憾。

澳门回归倒计时玉碑2块。“九鼎”是指9只用花岗岩石材整体凿制的仿古鼎,排成三行立在碑园中心的九鼎台上,象征祖国统一和民族昌盛。

顺着陵北小路登上山顶,沿途古松成群,盘根错节,虬枝盘空,千姿百态。谒陵神道上,如烟如雾,岚光弥漫,脚步回声清脆,林海涛声阵阵。“千里寻根古松苍翠迎赤子,万缕追思心香一柱祭炎陵。”我仿佛听到千年远古的呼唤,感到了祖先不息的血脉共流。

陵北山顶原有积水一泓,冬夏不涸,名曰“天池”。相传炎帝于此洗药,所以又名“洗药池”。因为池水中有许多小鱼小虾,给白鹭提供了极佳的繁衍栖息环境。这里林木繁茂,岩石峥嵘,莽莽乱生。这时,池边的树丛中白鹭飞起,有时是一行,以青天作为背景;有时是数只,从水面掠过;数百只白鹭在绿树丛中伫立或扇动翅膀,犹如白菊花绽放而开,好似蜡染于蓝布上飞动的蝴蝶,让人感到美不胜收。还有一群群白鹭,在天池边的浅水中或水草中觅食,长的喙、长的颈、长的腿,其线条的清晰与窈窕,怕是长物可相比的了。这使我想起林风眠的水彩画。

“炎黄子孙,不忘始祖。”血脉崇拜是中华民族祭祖的缘由,自古至今,在炎帝陵前,清明隆重的官方祭礼,重阳盛大的民祭活动,国内外旅游观光人们的随祭,从未间断,真乃是:“神州莽莽,华夏悠悠,六十寒暑,祭奠愧疚,同心相求,河山一统,万世千秋,祈帝呵护长佑我亿万炎黄子孙之裔胃。”



他山岂无月,此山独得名。我行风雨夕,亦觉诗肠清。2015年10月,醴陵乡镇区划调整方案对外公布,其中一条款项是,贺家桥镇与大降镇合并为明月镇。

不想,这一寻常的行政区划划分,却引发醴陵、攸县两地网友迄今仍未平息の“口水战”,“口水”的焦点是明月镇之取名——明月即处攸县、醴陵、渌口三地之交的明月山,又称明月峰,《名胜志》载:“月出光耀先见,故谓之明月”——两地网友都认为明月山是自家所有,纷纷在网上引用对自己有利的各种典籍来证明明月山的真正归属,并借以指责对方的蛮横无知……

本文所引之诗即历代咏叹明月山之诗的典型代表,明月山隶属何地不在本文讨论范畴之内,倒是此咏叹明月山之诗的作者,却是一极富传奇性的攸县贡生。

●续诗得官

彭友信,字以实,攸县人,洪武初以贡生召,命为北平布政使,后致仕归卒。正史中关于彭友信的记载只有短短数十字,然而,一段“续诗得官”的奇遇却让彭友信成为中国古典文化常识上绕不过去的一个典故。

明洪武二十四年(公元1391年),攸县人彭友信以岁贡生的身份入京求学。贡生,俗称“明经”,是指明清两朝秀才(又称生员)成绩优异者,可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,称为贡生;岁贡生则是按惯例每年或者每两三年从各府、州、县学中选送入国子监读书的优质生员。以此而论,至少在攸县当地,彭友信的才学是拔尖的,不然也不会被选送入国子监读书。

与普通生员有别的是,贡生不必参加乡试,可与举人一同参加会试。却说彭友信来至京师,一日闲游至京师的一处竹桥边,其时雨过天晴,一条彩虹横挂于天边,说不出的壮美。正沉醉于美景中的彭友信耳边突的传来两句诗,“谁把青红线两条,和云和雨系天腰。”彭友信应声望去,却是一衣着考究的长脸老汉,吟罢此句,沉吟再四,显然让后两句“卡壳”了。

出于“职业”的习惯,再加上看老汉憋得实在难受,彭友信随口接了下两句,“玉皇昨夜鸾舆出,万里长空驾彩桥。”坦白来说,对比彭有信写的其他诗歌,此诗之意境颇不深远,但架不住“正能量”爆棚——彩虹是咋来的?昨几个玉皇大帝乘轿出行,特意给驾的一座彩桥——千穿万穿,马屁不穿,自古以来当政者就喜欢这个调调,更何况,那衣着考究的长脸老汉不是别人,正是微服私巡的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。

朱元璋听闻续接的诗句大喜——马屁拍得实在太到位了——忙叫人唤过彭友信来,问过姓名籍贯,知是国子监的贡生,进京是特为赶考而来,明日还得入朝面圣。朱元璋也不点破,只说自己亦是国子监贡生,也得入朝面圣,便让彭友信次日仍于原地等他,二人可结伴同去。

第二日一大早,彭友信便如约来到竹桥边,等着昨日偶遇的长脸老汉一同入朝。却不料,直至日上三竿,也不见那长脸老汉的人影,不得已,只得孤身一人前去朝廷觐见,到得朝廷,朱元璋叫内监问话,为何入朝觐见到此时方来,彭友信回以有约在先,要等一位偶遇的朋友一同入朝,那朋友却久等不至,是故耽误了时间……到此时,朱元璋才吩咐下面的人将面前的珠帘撤掉,直愣愣盯着跪在台下的彭友信,可不就是昨日竹桥边的长脸老汉?

彭友信连称该死,朱元璋却并无顾忌,哈哈大笑道:“彭贡生文思敏捷,续诗有法,这是才学;萍水相逢,便能信守承诺,这是德行。如此有才德之人,必须重用!”然后便叫吏部检点官缺,授彭友信北平布政使之职——明蒙元制,全国府、州、县分属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,每司设左、右“布政使”各1人,与按察使同为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——恩眷不可谓不隆。

●诗宗少陵

除了“续诗得官”的奇遇,各式典籍中对彭友信生平记载极少,只知其任北平布政使后,致仕归卒,想来政声一般,既非饶有政绩的能官干吏,也非大奸大恶的贪墨之吏,平凡得都未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里留下半个字。但有一点,彭友信之诗却是得到学界公认的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。

彭友信诗歌以叙事诗最能体现个人风格,如七言律诗《鸬鹚行》,讲述的是湘江捕鱼船上鸬鹚捕鱼的过程:它们“黑衣如鬼”般的“乱飞斗下深潭底”,将水中的鱼儿“东浮西没恣噬吞”。不过鸬鹚入口的鱼儿还没有下肚,就被捕鱼船上的人们勒住脖子将鱼挤了出来,“可怜食鱼未下腹,舟子扼吭鱼尽出”。诗人感慨这些鸬鹚辛苦捕鱼却依然不能填饱肚子,而它们劳动只是在为别人累积财富,“杀生未得充尔腹,徒为傍人积金穀”。诗末“街头日里车马声,雕鞍锦茵愿少停,听我歌此鸬鹚行”之句,则点明了全诗的主旨:鸬鹚恰如那些贱如蝼蚁的下层劳动者,他们终日辛劳却依然食不果腹,而那些“雕鞍锦茵”的贵族却能够通过掠夺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而出入车马、不劳而获。彭友信以诗人的慧眼敏锐地捕捉到了鸬鹚与捕鱼者、下层劳动者与上层贵族二组关系之间的异曲同工。

除了关注下层劳动者的疾苦之外,彭友信的叙事诗中还涉及到流民的内容。杂言诗歌《流民叹》用了二百七十六字,将逃难流民托老携幼背井离乡的惨状——“担头儿号寒,担后妻呼饥,彳亍(chì chù)踉跄寸步移”——和无良官吏欺压百姓横征暴敛的凶悍——“年来吏胥弄刀笔,蚕食黎庶欺朝廷”——表现得淋漓尽致。“随祖铜,随程粮,随鞭棉花随撞铁,随提军杖与棉裙,冬布未了春布迫”,面对这样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,诗人写下了“可怜辛苦割疮肉,寸寸皆入官家籍”的诗句。全诗风格沉郁顿挫,将客观的真实叙述与主观的强烈抒情融为一体。

《沅湘耆旧集》在彭友信的作品前有“不失风人之旨”的评价。的确,彭友信的作品,尤其是他的叙事作品,将诗歌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的社会现实功能很好地体现了出来。探究彭友信现实主义诗风的成因,一个自然是受到杜甫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的深刻影响,二个嘛,无论“续诗得官”的说法准确与否,他能够以贡生的身份就任北平布政使,的确是得益于明初“不拘一格降人才”的政策。因此,发挥以诗歌讽喻现实的“史笔”之功,大概就是作为文人的彭友信报效大明王朝的另一种方式了。



明月峰顶风光